

经典解读插图本
关于三毛

谭天翦秋水

著



上天不给我的，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，仍然走漏；给我的，无论过去我怎么失手，都会拥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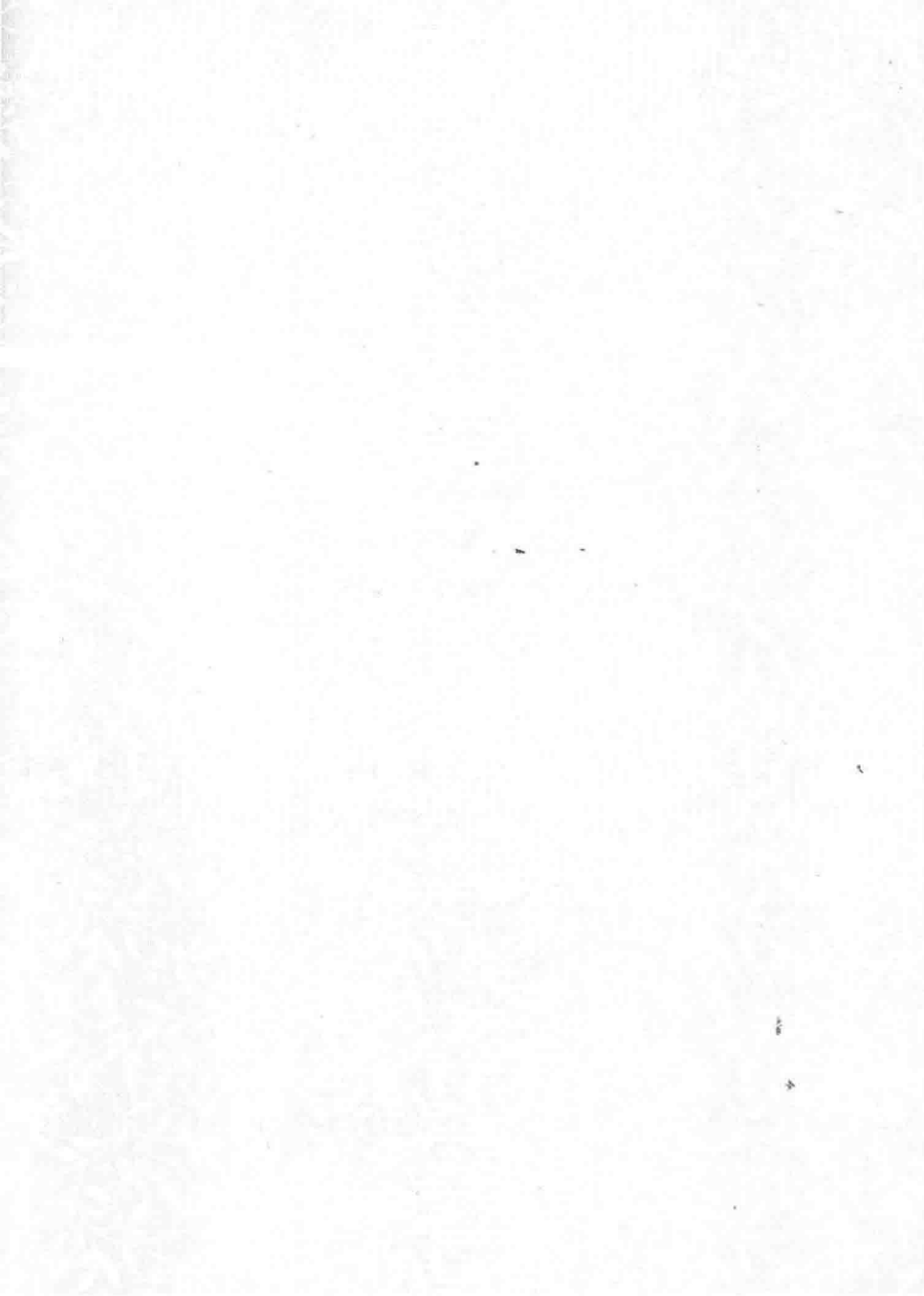
目 次

关于三毛珍贵照片回忆…3
资深媒体人谭天回忆三毛…11
回忆，是一种痛…12
三毛，你在天堂冷吗…17
三毛蓉城拾梦…20
三毛来了…23
三毛不再来…25
零落成泥…27
三毛经典作品解析…31
三毛金句100种…45
三毛一生大事记…59



目次

关于三毛珍贵照片回忆…3
资深媒体人谭天回忆三毛…11
回忆，是一种痛…12
三毛，你在天堂冷吗…17
三毛蓉城拾梦…20
三毛来了…23
三毛不再来…25
零落成泥…27
三毛经典作品解析…31
三毛金句100种…45
三毛一生大事记…59





关于三毛珍贵照片回忆





↑ 1990年9月21日下午，在成都
锦江宾馆记者谭天采访三毛时的情景，
那时的三毛一点抛弃生命的端倪都没有。
摄影：肖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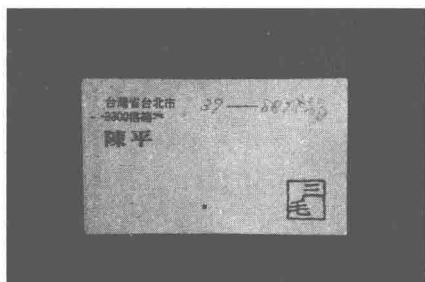
↑ 记者谭天当年为三毛和摄影师肖
全拍下的合影，三毛手里拿的是肖全带去
的他的摄影复印件《象罔》。



↑ 1990年10月，谭天在肖全为三毛拍摄的一组照片中选出了两张作为其文章《三毛来了》（详见P23）的配图，不曾想，这两张照片，竟成了后来肖全为三毛拍摄的众多照片中，最出名的两张：其中尤为著名的是三毛坐在地上、赤着脚、身旁倒扣一把竹椅、双眼冷峻地凝视前方的照片；另一张便是三毛悠闲地坐在成都的一个小茶馆里喝茶的照片！



↑ 这是 1986 年，谭天陆续购买到的大陆出版的三毛的书，遗憾的是，最喜欢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被借掉了，当时每本书 1.35 元。



↑ 三毛赠给记者谭天的这张名片，被完好保存了二十多年。谭天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就是上帝投递进邮箱的信，你也无法收到了。如按你所愿再投生做一次女人，你也是二十多岁的美少女了，希望我能在今生遇到另一个肉身的你。”



↑ 这是三毛辞世后，悲伤中的谭天为她写下的纪念文章《三毛不再来》（详见P25），二十多年了，报纸都有些泛黄，那是时间的颜色，三毛影响了几代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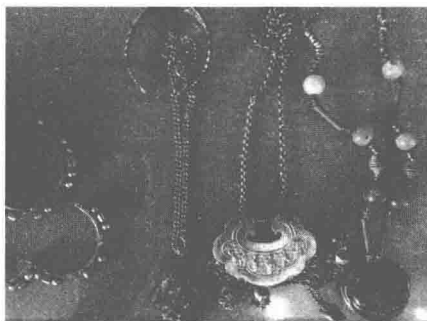
↑ 2011年11月20日，北京，三毛摄影展，谭天和肖全在当年采访三毛时拍下的照片前留影。二十多年前的三毛生动有趣，一点抛弃生命的端倪都没有。二十多年后，只能在画外与她再合影，唏嘘！
摄影：小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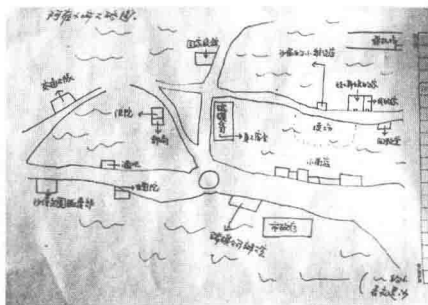
↑ 2011年11月20日，北京，三毛摄影展。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议室，试着幻灯效果，正巧放出二十多年前，谭天采访三毛的照片。



↑ 三毛在台北最后的归宿。这让人禁不住想起三毛生前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上天不给我的，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，仍然走漏；给我的，无论过去我怎么失手，都会拥有。”想必三毛一生拥有的也从来不曾失去。三毛没有葬礼，三毛只有生日。
摄影：花花镜界



↑ 图为三毛生前喜爱的一些首饰。三毛身上散发出的流浪、叛逆、自由、浪漫、性感……不知迷倒了多少年轻人。街头至今流行的“波希米亚范儿”——大摆曳地裙，海藻长卷发，浓密齐刘海，夸张繁复的民族首饰，造就了三毛经久不衰的经典形象。



↑ 三毛手绘的阿雍小城图。这个在三毛小说中曾经多次出现的西撒哈拉小城，是三毛跟丈夫荷西登记结婚的地方，他们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



↑ 2013年7月，谭天在定海三毛祖居前留影。她不无感慨地说：“有缘的人、事、物，总会在生命中呈现。从没有想过会采访三毛、会去台湾拜祭她、会在定海三毛祖居探访，而这三个节点竟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时光！”摄影：花花镜界



资深媒体人谭天回忆三毛



谭天，资深媒体人，传记作家。曾采访过三毛、琼瑶、蔡志忠、艾芜、王安忆、秦怡、费翔、毛阿敏、崔健、田震等近百位文化艺术界人士，曾获全国、四川省等新闻奖和好稿奖100多次，擅长纪实文本的写作。著有长篇传记《宽霖法师传》《能海上师传》《持一句佛号 回家——净宗大德昌臻法师传》；人物与旅行随笔作品集《留住一片风景》等。

回忆，是一种痛

——采访三毛的记忆碎片

谭天 / 文

那夜的雨声我还记得
说了什么话对你
却都遗忘
晓梦里满天穿梭的彩蝶
扑向枕边说说
这就是朝生暮死
不我不再记得什么
除了夜雨敲窗
爱情不是我永恒的信仰
只等待 等待
时间给我一切的答案

——三毛

让时光倒回 20 年。

1990 年 9 月 21 日。周五。下午。我接到消息说三毛到成都了，在接受各家电视台的采访，作为专做副刊、专跑文化板块的记者，我知道我的任务来了。但我更知道，当时要采访到三毛很有难度，没有预约几乎就没有可能性。于是我找

到了电视台的记者，从他那里打听到了三毛下榻的地方——成都锦江宾馆 673 房。

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，拨通了三毛房间的电话。运气，一腔柔柔的很青春的台湾普通话传将过来：“你好！哪位？”我忙告诉她，我找三毛，她说：“我就是。”的确，那么嗲嗲的年轻的声，让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接电话者就是三毛。于是我告诉她，我是 × × 报的，并且也是她的读者，很喜欢她的作品，希望能够做她的专访，将她介绍给我们的百万读者。三毛在电话那端说：“我现在房间里就坐了一地的记者，正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，我时间排不过来。”在我的坚持游说下，她同意接受我的采访，时间安排在 23 日，即周日，并说当天下午她要离开成都，叫我去之前打电话给她。

放下电话，我心想，三毛多少是不按常规走路的独特作家，如果我等到后天，可能她因为忙，已经忘记我们的约定，又可能因为时间关系，已经离开成都。等到后天，这期间存在太多变数，如果因为自己的大意，那与她就失之交臂了，也就完成不了报社的任务，虽然不会影响到自己什么，也不会被扣工分，但是当时的我们都是把工作当事业在做，认真负责，一丝不苟，全情投入。

因为当时成都的传媒江湖，还是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最有影响力的就 4 家报纸，我们是其中一家。现在的华西、商报、天府、晚报等都还没有诞生，更没有成都曾经 7 家日报相互厮杀的场面，记者编辑，也还没有变成新闻民工，大家还没

有沦落到挣工分的地步。所以，当时的记者编辑，大都充满了新闻理想。

于是我做了一个违反常情的决定：当下就过去，哪怕是碰碰运气都好。

由于当时我们报社没有专职的摄影记者，平常的照片都是我们记者自己拍摄，或请热爱摄影的朋友帮拍。所以我接着就给酷爱摄影的好友肖全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三毛到成都了，我要去采访，请他一起去拍照片。那时候肖全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。我们分头从不同的地方，到了锦江宾馆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。

肖全背着他的相机，而我则什么都没有带。我们俩径直地走到了她下榻的房门前，我按响了门铃。走廊上悄无一人，静极了。许久没有人开门，我想她可能是已经接受完采访下楼外出了，因为那个时间基本上是要吃晚饭的时候了。我们不甘心地来到宾馆大厅转，一是想巧遇三毛，二是想等等再返回去碰运气。

等了不久，我们再次反身上楼按门铃。这时候，门竟打开了，一位端庄、干练的中年女性出现在我们眼前！我当时很吃惊，因为眼前的三毛，完全不是我想象过无数次的浪迹天涯的三毛形象。

一进门，我便说明，我刚才和她通过电话。三毛竟用地道的四川话和我们说话。我们说她四川话讲得好，她说：“我就在重庆黄角桠出生的。”这一下就让我们没有了距离感。三毛说：“你有啥子就提问吧，我还有事情，只有15分钟的

时间。”年轻气盛的我忙回答她说：“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，只是读者与作者的见面，来和你聊聊，我采访一贯只凭感觉。我很喜欢你的书，读完了大陆出版的你的所有作品。三毛你变了，不是书中的你了。”接着我告诉她我曾采访过琼瑶，琼瑶也和我们读者想象中的她相去很远，她说话走路都很快，不是书中给人的感觉。三毛说：“我是变了，已经不再是过去作品中的三毛，只有变，生活才有意义。”接着她说，“其实，作者不应该和他的读者见面，应该有距离感。这样，可让读者看完作品后再创造。”

肖全忙着拍照，而我则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三毛聊天。就这样，我们的采访在直接轻松中开始了。原本给我们15分钟时间的三毛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已经相处了近1小时，三毛后来说：“我看得出来，你们和其他记者不一样，他们是用笔和本子采访，而你是用你的眼睛。”就这近1小时，成了后来我们留下三毛文图的缘起。

在第一次见三毛之后，肖全单独和她又另有相约，9月22日，周日，下午4点，三毛推掉了两个约会，挤出1小时时间，和肖全一起到成都的柳荫街，拍下了一组黑白照片。

当时，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我在其中选出了两张作为我的文章《三毛来了》的配图，谁想，这两张照片，竟成了后来肖全所拍的三毛众多好照片中，最出名的两张：其中尤为著名的是三毛坐在地上、赤着脚、身旁倒扣一把竹椅、双眼冷峻地凝视前方的照片；另一张便是，三毛悠闲地坐在成都的一个小茶馆里喝茶的照片！